



剧本

独幕剧专刊

剧本月刊社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木刻

—— 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五十年 ——

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

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

本 刊

獨 幕 劇 專 刊

劇 本 月 刊 社 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統一書號：T10077·447

定價：0.3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个专刊包括七个独幕剧。

“光荣在哪里？”表现铁路职工反对本位主义思想的斗争。“他就是政委吗？”以抗日战争时代的歷史故事来教育兒童，并从这个角度表现了兒童的成長。“調干忙”諷刺在支援新工業建設中某些領導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。“公費病人”揭露某些机关干部对待公費医療不正确的态度。“丢了的一只鞋”批判了工厂干部在不出废品运动中的錯誤思想。“是他远离了我們”批判了大学里团小組長脱离羣众的不良傾向。“爸爸的門鎖着”寫一个初中学生的机警，从而粉碎特务陰謀的故事。

目 次

光荣在哪里？	夏 耘	1
他就是政委嗎？	胡 丹 沸	17
公費病人	王 少 燕	30
爸爸的門鎖着	蔡 燁、王陵	48
丢了的一只鞋	北 桥	59
調干忙	李 超	74
是他远离了我們	田 羣	93

光榮在哪里？

〔独幕話劇〕

· 夏 耘 ·

時間：現在。

地點：機務段的段長室。

人物：陳段長 機務段長，五十歲。

楊大車 一〇六包乘組的組長。

王景華 副司機，廿二歲。

陳亞蘭 車站廣播員，廿歲。

周大媽 五十歲。

小 劉 清掃員，十八歲。

粉白的牆上貼着几張標語，上面寫着：“支援解放台灣，展開滿載超軸五百公哩運動”、“消滅事故，節省燃料提高機車周轉率”。另外還有兩張圖表，一張是生產進度表，一張是勞動競賽顯示圖。

室內陳設很簡單，有辦公桌（上有電話）、轉椅、沙發、茶几、公文櫃……等需用的東西。共有兩門，一門通宿舍，一門通車站。通過紗窗可以看到洗檢場房。

〔幕啓：機車的笛聲和喘息聲，不斷的傳來。〕

小劉兒用抹布擦着桌子，嘴里吹着口哨。陳段長一手拿着日記本，一手移動顯示圖上的小紅旗。片刻，小紅旗掉下了一個。

陳段長：（仍然移動着圖上的紅旗）小劉，把掉下的這個小紅旗粘上。

小 劉：好的，（放下抹布，粘小紅旗，粘好給陳）粘好啦，陳段長！

陳段長：拿來吧！（接紅旗，把它插在圖上）

小 劉：（看看圖表）——嗨，就數一〇六跑的快啦！

陳段長：一〇六機車包乘組，是咱們段的典型模範組，他要跑到後邊去還行

嗎？

小 刘：要不楊大車就吹騰嗎！“这次支援解放台灣的競賽，你冲着我們一〇六說，紅旗要扛不過來，我姓楊的負完全責任。”

陈段長：是呀，組長要有信心就沒問題呀！小刘，再去打点水來。

小 刘：好的。（將鉄壺里的水倒在热水瓶里，提鉄壺欲走）

〔王景華上。〕

王景華：（用手指头彈了小刘的腦瓜一下）哪去呀，小坏蛋？

小 刘：打水去！（下）

陈段長：（親切地）回來了，景華！

王景華：昨天晚上就回來啦！

陈段長：楊大車呢？

王景華：听楊大嫂說还睡覺呢！

陈段長：对，應該讓他好好休息休息，跑这条綫是比較累的。（从抽屜里拿出了兩個蘋果）昨天亞蘭給我留下兩個蘋果，你吃了吧！（放在桌子上）

王景華：我有，她剛才也給了我兩個。（掏出蘋果）

陈段長：（关心地）讓你大媽給做点飯，吃了洗洗澡，快好好休息休息吧！

王景華：我吃过飯了，也甯休息了。陈段長，我和周亮談好啦，調令一下來，我們馬上就走。周大媽攔也攔不住，周亮早說啦，这是公家事兒，她管不着！

陈段長：（莫名其妙）走到哪去呀？

王景華：支援新綫吶。

陈段長：这是誰說的呀？

王景華：这不是您說的嗎！

陈段長：这才是怪事呢！我多会說過調你們上新綫呀？

王景華：您忘了我們头回出車的时候，您給大家报告，号召大家支援新綫，当时我和周亮就报上名了。

陈段長：那是根据党的要求，我先給大家談了談，讓大家先做个思想准备，至于什么时候去，那是另一碼事兒啦！

王景華：哈尔滨局已經走五百多名了。

陈段長：咱們不管他們誰走誰不走。反正，上边不要，咱們不送。至于誰走的問題，还需要研究。我看你还是安心工作吧，等命令來了再說。

王景華：那，我和周亮，不是已經報了名么！

〔電話鈴响。〕

王景華：（順手接過電話）哪里？我是機務段。……什麼？我是誰？我是王景華，王、景、華，……對，你是哪里？……嗯，在。（把听筒遞給陳段長）您的電話。

陳段長：哪兒打來的？

王景華：黨委張書記。

陳段長：（打電話）張書記嗎？……我就是。什麼命令？人字四十八號？……要兩個司機支援新綫？……

王景華：（驚喜）好呵！好極了。

陳段長：（示意王景華，叫他不要吵）……是王景華在嚷嚷。對，他就是一〇六包乘組的副司機。……（不自然地）嘻嘻……。這可有點抓瞎呀，我們一點準備也沒有……。

王景華：這還要什麼準備呢？去，不就得了。

陳段長：（繼續听電話）……嗯，還要研究研究呀……什麼？今天就讓人到局里報到？……

王景華：報到？今天就報到？那……（高興得大聲地吼了出來）嗨！欸呀！（興奮地、不顧一切地跑了出去）

陳段長：（繼續听電話）……是王景華在嚷嚷，沉不住氣啦，年青人嘛。……那，那……好吧。再見。（掛上听筒。對着窗外，大聲地）景華！景華！（不悅的來回踱着步）唉，真難呀！（打開窗子，用擲子擲着窗戶台上的塵土，廣播聲傳來：“……為了支援解放台灣，各單位都展開勞動競賽，列車段實行了聯合負責制，工作效率提高了四倍，運轉室九十六天沒事故，正在爭取一百天沒事故的新紀錄，機務段……”“砰”的一聲把窗子关上）機務段，機務段这下可就完了！（失望的坐在椅子上）

〔楊大車興致勃勃的上。〕

楊大車：陳段長！

陳段長：（抑制着內心的煩躁）回來了，老楊。

楊大車：昨天夜里就回來了。

陳段長：這趟怎麼樣呀？

楊大車：（得意地）凱旋回來了。

陈段長：（下意識地）好哇！

楊大車：要說你，可真是有眼力呀，給亞蘭找了个好女婿。小伙子年輕有为，精明能干，連我这当師傅的都光荣。

陈段長：（絕望地）算了吧。

楊大車：（莫名其妙）怎么算了呢？你是知道，这条綫，坡又大弯道又多，刘大車跑了十几年了都不敢超軸，可是景華剛考上副司机就超了四千噸，难道說这不是事实嗎？我說个丢人的話吧，他一超軸，当时我都覺着沒底兒，要不是我親眼看着拉过老牛崗來，我都有点不信呐！

陈段長：（惋惜地）是呀！要不就找咱們要人嗎！

楊大車：（一怔）什么？又找咱們要人！

陈段長：嗯，要兩個副司机。調西北！

楊大車：（屏住呼吸）讓誰去呀？

陈段長：能有誰呢！考試及格的就是景華和周亮唄！

楊大車：（冲動地）那可不行！你們淨这样整我，我可不干。

陈段長：你不干怎么办呀？

楊大車：（發泄地）你不是不知道，自从五一年到現在，我們培养出來了多少能手呀？可是这些能手剛一出头，就給拉走了，誰也沒給我們頂过事兒。現在全段为了支援解放台灣，正在开展紅旗競賽，这个月的紅旗眼看就到我們手啦，又要把景華拉走，陈段長，讓你說說，这不是便要逼着“啞巴”說話嗎？

陈段長：（牢騷地）輸送干部是光荣的呀……

楊大車：你甯給我打气兒，陈段長，這句話在我耳朵里早就長了繭子啦。我們提心吊胆的培养了几十个干部，到臨了，全給拉走了，你說說，我們的光荣到底在哪里呀！

陈段長：（不語）……

楊大車：（緩和地）我不瞞你說，陈段長，我淨怕落本位主义的名，所以你們說拉張三，就給張三。你們說要李四，就去李四。我始終是胳膊折了往袖筒里退。可是你也应当知道，我們不是訓練班，我們是生產單位，我們的成績好坏，是決定在“人”上。

陈段長：（不耐煩地）这些道理我知道哇！

楊大車：你知道为啥还讓景華走呢？

陈段長：（委屈地）上級願調，本人願去，你讓我这干部可怎么办呢？！

楊大車：你是段長，你应当向上一級提意見，不讓走就是不讓走。

陳段長：我要說不讓走，那沒問題，大帽子“啪”地一記就給我扣上啦——本、位、主、義。你想想我這當段長的受得了受不了呀？

楊大車：這麼說，那咱們這競賽還搞不搞哇？

陳段長：這是支援解放台灣的競賽，你能說不搞嗎？

楊大車：既然要搞競賽，可又要把棒將調走，讓你說，光剩下點子練習生，這競賽還咋搞哇？

陳段長：有什麼辦法，不干也得干唄！

楊大車：（堅決地）在這個節骨眼上，我可干不了。

陳段長：你干也得干，不干也得干，反正上級總歸是上級，胳膊扭不過大腿去！（坐在沙發上）

楊大車：（氣憤地）好，你願意把機務段搞垮，咱就搞吧，我也要求調走！

陳段長：（站起來）你看你說的！難道你不知道嗎？說了半天，我是沒辦法呀。

楊大車：（激動地）刀把子在咱們手里攬着呢！咱們要不讓他走，他就走不了。給他來個“抽梁換柱”！

陳段長：（思索着）抽梁換柱？

楊大車：就是嘛！把張黑子調走，把景華留住。

陳段長：這……

楊大車：你看怎麼樣？我就知道你不同意！

陳段長：張黑子，考試沒有及格呀！

楊大車：要及格了，算啥抽梁換柱呀！

陳段長：命令上不是寫的很清楚嘛，必需要考試及格的。

楊大車：這不好辦嗎？把他那考試表——羅！一改，就得。

陳段長：改成及格？

楊大車：嚶。

陳段長：（猶豫地）這……

楊大車：這？——這是最妙的辦法！又能把好干部留下，又能落個輸送干部的好名兒。

陳段長：（深思着）你認為行嗎？

楊大車：（自信地）行，保險沒錯。

陳段長：要是張黑子不願意呢？

楊大車：沒問題，他是光棍一個，哪干還不是一樣呀！再說西北分值又多，再加上練習生升成副司機，還得長分，他保險願去，我給他說去！
（欲去）

陳段長：對，說去吧！

〔楊大車下。〕

陳段長：（坐在沙發上輕鬆地自語）好呀，這下紅旗算得到手啦，不過……
（机警地站起來）我是個黨員……我又是段長……我能這樣做嗎……
不行！（急忙打開窗子向外喊）老楊！老楊！

〔楊聲：干啥呀？〕

陳段長：咱們可就辦一回，今後可不能再這樣辦呀！

〔楊聲：好的，好的。〕

陳段長：（不安的踱步着，自語地）我在動員會上也作了報告，反對本位主義思想，可是……（堅決地）不行，不能這樣做……（急忙打開窗子向外喊）老楊！老楊！（關上窗子，由左門急下）

〔亞蘭背着個花兜子，從右門進來。〕

陳亞蘭：爸爸！……哎？上哪去啦？（把兜子放在沙發上，又走到門口向外喊）
景華，景華，快來呀！（坐在沙發上擰皮鞋上的土，景華進來）

王景華：不行，怎么着也脫不過去，他們非要開個歡送會不可。（坐在椅子上）

陳亞蘭：他們願開就開唄，又不是你自己要開的，運轉室和列車段還有好幾個呢！

王景華：光開會倒沒什麼，我就是怕讓在会上講話！

陳亞蘭：怎么？你还害臊嗎？

王景華：倒不是害臊，我是肚子里沒有詞呀。

陳亞蘭：這又不是讓你做報告，要什麼詞兒呢？（撅嘴）

王景華：可是講話也得要詞兒呀。

陳亞蘭：你心里怎么想的，嘴里就怎么说唄。你就說：“為了支援解放台灣，為了社會主義建設，我願意響應黨的號召，到西北去，到了新綏以後，我要拿出實際行動來回答黨，和同志們對我的培養。”

王景華：完啦？

陳亞蘭：完啦。

王景華：這……

陈亞蘭：怎么？

王景華：（不滿足地）這又能說明什么呢？

陈亞蘭：能說明你的思想唄。

王景華：我的思想也太簡單了。

陈亞蘭：嫌簡單你自己再補充呀。（从兜子里取出件新毛衣來）你穿穿這毛衣，看看合適不合適。

王景華：毛衣？

陈亞蘭：你走得这么緊，現織也來不及了，就給你買了个現成的。

王景華：現在穿不着毛衣啦。

陈亞蘭：咱們這兒是穿不着啦，可是到西北就穿的着啦。昨天我碰上鳳琴她哥哥，他說西北一早一晚都离不开棉襖。

王景華：我有棉襖。

陈亞蘭：再帶着件毛衣不更方便嗎？

王景華：好吧。（穿上毛衣）

陈亞蘭：（幫着景華前后比了比）你把胸脯挺起來点，別淨弯着腰。

王景華：好。（把胸挺了起來）

陈亞蘭：（前后左右的看了看，滿意地）还可以。

王景華：差不多就得啦。

陈亞蘭：好啦。脫下來吧。（景華脫毛衣，傳來了小刘唱的歌聲：“……他幫助我，我幫助他；做一個模範夫妻，人人就把他誇呀……”）

王景華：（遞毛衣）快，小刘來了。你拿着，我吓他一下。（把毛衣給了亞蘭，悄悄地藏在門一邊）

陈亞蘭：看你，那么大人啦，总像小孩兒似的。

〔小刘提著壺哼着評戲進來。〕

王景華：（大聲）呔！

小刘：我拿水燙你！（舉壺）

王景華：（急忙躲開）你要真燙我，我可克人啦。

陈亞蘭：別逗了。我問你，小刘，我爸爸上哪兒去了？

小刘：剛才我打水去他還在這兒呢。（放下壺）

陈亞蘭：現在上哪去了？

小刘：我可說不上。

王景華：是不是給周大媽做解釋去了？

小 刘：（恍然大悟）噢，昨天周大媽來了好幾趟，說什麼也不讓周亮走。

陈亞蘭：小刘兒，你給我找找他去好不好？我有要緊事要找他。

小 刘：可不能白跑腿。

陈亞蘭：請你吃糖，行了吧？

小 刘：好。（跑下）

〔王景華在一旁點燃了一支烟。〕

陈亞蘭：（責備地）又吸烟，又吸烟！

王景華：我就吸一口。

陈亞蘭：一口也不行。

王景華：好好，不抽啦。（把烟弄滅放在烟缸里）

陈亞蘭：（從兜里掏出一把糖）給你，我給你買了糖了，再想吸烟，你就吃糖吧。（正趕周大媽進來插了嘴）

周大媽：（把話接過來）我不吃，我不吃。

陈亞蘭：（順水推舟）您吃吧，周大媽。

周大媽：吃塊就吃塊。（拿了一塊放在嘴里）

陈亞蘭：一塊就够啦？

周大媽：本來我是不爱吃甜的。

王景華：（开玩笑地）你不爱吃甜的你可往嘴里攔？

周大媽：給我們亞蘭圓臉唄。

王景華：（諷刺地）這倒是便宜事兒，又做了人情又吃了糖。

陈亞蘭：（給景華使了个眼色）景華給您开玩笑呐，大媽。

周大媽：这个小鬼淨給我开玩笑。

王景華：來，我給你打个座兒，周大媽。（給周大媽拉椅子）

周大媽：我不坐了，我問你，亞蘭，你爸爸个老东西上哪去了？

陈亞蘭：他沒有找您去嗎？

周大媽：（生氣地）我找了他七八趟了，他連面都不讓我見，你想想他能找我去嗎？

陈亞蘭：支授新綫是最光榮的事兒，您干嗎“死求白賴”的攔擋周亮？

周大媽：你不知道呀，蘭噯，你大媽有難處呀。

陈亞蘭：您可有什么難處，周亮走了，家里還有大伯和大哥呢，他們都在机務段工作，有什么事也輪不着您管，您吃了飯高興領着孙子兒轉轉，不高興自己散散心兒，您想想這有多痛快呀？

周大媽：我倒不是為家務事兒作難呀。

王景華：（玩笑地）難道說你還為我們機務段作難嗎？

陳亞蘭：（向王景華，責備地）你別鬧了，好不好？

王景華：（笑而不語）……

陳亞蘭：您說吧，大媽。

周大媽：你是知道的呀，蘭嚶，他和鳳琴，快拖一年了，光說辦不辦，你想想，這一走，還有個好嗎？

陳亞蘭：不要緊，大媽，我和鳳琴早就商量好啦，現在先讓景華和周亮走，將來西北一開始營業我和鳳琴就要求調去，去了我們再一同結婚。

周大媽：（感懷地）現在的姑娘可不像過去了，一天十八變，這一離開，夜長夢多呀，說不定要變成個啥樣呢。

王景華：那是你的腦瓜兒有毛病。

周大媽：我知道周亮要非就是你鼓動的。

王景華：我鼓動他是為的讓他向高處走，可是你鼓動的是讓他溜下坡、開倒車。

周大媽：你別給我說這個，我不懂什麼溜坡不溜坡。（欲走）

陳亞蘭：您別走呀，大媽，景華跟您開玩笑啊。

周大媽：我沒有閑工夫跟你們磨牙，等你爸爸來了再說吧。（頭也不回的走了出去）

王景華：（向着周大媽的背影）真是千年劈不開的死榆木頭！

陳亞蘭：（責備地）你給誰學的，說話這麼楞頭楞腦地啦？

王景華：她就是這麼個人兒，你不刺激着點不行！

陳亞蘭：你光刺激就能解決她的思想問題啦？

王景華：她可有什麼思想問題呢？讓周亮來了，兩句話就給解決啦！

（陳段長上。）

陳亞蘭：爸爸！你上哪去了呀？

陳段長：（不安地）我……噢，我沒事，我隨便轉了轉……

陳亞蘭：讓人家等了這麼大半天！（撇嘴）

陳段長：（驚疑地）你找我有事嗎？

陳亞蘭：張書記讓我拿你那動員報告來啦！

陳段長：你說的什麼動員報告呀？

陳亞蘭：就是前些日子号召支援新綫大會上你那篇講話的稿子。

陈段長：（怀疑地）要它干什么呀？

陈亞蘭：張書記說咱們段上还有很多人，存在着嚴重的本位主义思想——看不見支援新綫的意义。

陈段長：（不安地）……

陈亞蘭：他說讓我們廣播室把你那篇稿子廣播廣播。

陈段長：是呀，是呀！应当讓他們知道知道！

王景華：認識不清楚的人倒好說，就怕他認識的很清楚，講的也很漂亮，結果作起來言行不一致，对这种人你就是喊破了嗓子也白搭！运轉室張主任，就是个典型。会上講的有多漂亮呀！又是社会主义建設，又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綫，可是这次向他們要兩個調車員，他給弄了兩個練習生去！

陈亞蘭：他給練習生上級也不能收呀？

王景華：不收？哼！他把运轉室当成化妝室了，把兩個練習生化妝成了兩個文武双全的調車員，你看看上級怎么会不要。要不是有的調車員不同意啊……

陈段長：（若有所思地）这是誰告訴你的？

王景華：調車員楊根發親自告訴我的。

陈亞蘭：爸爸！你快給我找出來吧，我要非啦！

陈段長：找什么？

陈亞蘭：报告呗！

陈段長：（恍然大悟）噢！噢！（在文件籠里翻）恐怕不好找啦！

陈亞蘭：这么宝贵的材料，怎么不好好放呢！

陈段長：（翻着抽屜）我認为講完了就得啦……噢！找到啦，給你吧！

陈亞蘭：（接过）那我們走吧。

王景華：好吧！

〔陈亞蘭背起兜子，王景華拿起毛衣欲出門。〕

陈段長：景華！

王景華：（站在門口）有事嗎？陈段長？

陈段長：……你走吧！沒事兒！（景華和亞蘭下，陈段長忐忑的踱着步，自語地）难道……我是个光說不干的人嗎？……

〔陈段長不安地打开窗子。傳來了廣播声：“……全体职工注意啦，为了帮助职工同志們，对于支援新綫有个正確的認識，我

們特選了機務段段長的動員報告，向大家做廣播……”陳段長聽到此，就“砰”的一聲把窗子关上，嘆了一口氣“唉！”

〔楊大車興致勃勃的進來。〕

陳段長：正要找你，你來了。

楊大車：（興奮地）別急了，陳段長，都辦妥啦！我給張黑子一說，他非常高興，他說他去了一定要好好干！

陳段長：妥了也不換了，就讓景華去吧。

楊大車：（一怔）你怎么又變啦？

陳段長：實在是太冒險呀！老楊。（泄氣地）算了吧！走鋼絲總不如走大馬路穩當，還是不換吧！

楊大車：那咋辦呀？我已經讓小劉把張黑子和周亮那考試表送到局里去啦！

陳段長：（着急地）誰讓你早早就給送去啦！

楊大車：這是你讓我送去的嘛！

陳段長：我是說……唉！真糟糕！（急忙撥電話）喂……人事科嗎？……張科長嗎？……小劉兒送去的那考試表接到了沒有呀？……（驚）接到了？……（不自然地）沒事兒，沒事兒……（放下听筒）唉！真糟糕哇！（無力的坐在沙發上）

楊大車：陳段長！這個事兒可不是為了我自己呀！我是為了咱們全段的名譽呀！

陳段長：我也沒這樣說你呀！

楊大車：可是你三番五次的變卦，這不是存心讓我……

陳段長：你看你說的！我是說，到臨了咱倆都要受批評的呀！

楊大車：那你就別變卦不就得了，你想，你一变卦，弄的四鄰八舍都知道啦！這不是淨找着挨批評嗎？

陳段長：不變卦也不太保險呀！

楊大車：給張黑子也談好啦，給周亮也談好啦，考試表也改好啦，你說說還有什么不保險的？

陳段長：可是，景華這一關就沖不過去呀！

楊大車：（果斷地）我看干脆兒，給他打開窗子說亮話！

陳段長：算了吧，瞞還恐怕瞞不住呢！你要給他說明更不行啦！

楊大車：我想他不会拿胳膊肘往外扭！

陳段長：你想的太天真啦！

楊大車：你是不是說事情要坏在景華一個人身上？

陳段長：這不是明擺着的事兒嗎？他要給張書記一說，咱們丟人就丟大啦！

楊大車：陳段長！你又是行政領導，你又是他將來的岳父，你要說句話他敢不聽嗎？他不看僧面也得看看佛面，再說我還當過他的師傅，我還可以在他面前說兩句呢！

陳段長：（無可奈何地）好吧！生米已經做成熟飯啦，不干也得干呀！

楊大車：（高興地）你早該放這聲響炮啦！

陳段長：不過我要告訴你，以後咱們絕對不干這樣的事啦，提心吊膽的眞難受呀。

楊大車：根本我就沒把它當成經常的工作啦！

陳段長：得啦！你快把景華找來說說吧！要不，到開會的時候“啪”的給冒一炮，咱們倆就要吃不了兜着走！

楊大車：好吧！

〔楊大車急往外走，景華上，二人碰了個滿懷。〕

王景華：（激動地）陳段長，周亮說不讓我去，是真的嗎？

陳段長：是呀！為了工作的需要，決定把張黑子調走，把你留下。

王景華：張黑子考試的時候並沒有及格呀！

楊大車：剛才我又把他考了一下，已經及格啦。

王景華：張黑子在咱們段是最差勁兒的一個，甭說他考司機，連司機他都不夠標準，怎麼隔了一天就變樣了呢？

楊大車：不要看不起人，景華，你創造新紀錄也不是突然的奇蹟呀！

王景華：我並不是看不起他，楊師傅！不過——咱們支援新綫不是本人自願和組織指定相結合嗎？

楊大車：就是呀！

王景華：那我報過名啦，組織也批准啦，現在爲什麼又不讓去了呢？

楊大車：這是人事科沒有批准，咱們可有啥辦法呢？

王景華：好，我找人事科去！（欲走）

陳段長：（不知所措）你……

楊大車：（把景華拉住）景華，你是個最聰明的人，你應當想想，我們這樣做是為了誰？

王景華：（明白地）鬧半天你是這個意思！楊師傅！

楊大車：是呀！你既然知道啦，你就該不聲不響的服從這個調換呀！